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毛 詩 注 疏

(八)

毛 鄭 孔
亨 玄 穎
傳 箋 疏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毛詩注疏

(八)

毛鄭
孔穎
達
玄
亨
傳
箋
疏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總編輯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八「八之一」

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

○陸曰：豳者，戎狄之地名也。夏道衰，后稷之曾孫公劉，自郃而出居焉。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，原隰之野。於漢屬右扶風郃邑。周公遭流言之難，居東都，思公劉大王爲豳公，憂勞民事，以「此」叙己志，而作七月鷓鴣之詩。成王悟而迎之，以致太平，故大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焉。

豳譜

毛詩國風

鄭氏箋

孔穎達疏

豳者，后稷之曾孫「也」公劉者，自郃而出，所徙戎狄之地名。今屬右扶風栒邑。○正義曰：周本紀云：后稷卒，子不窋立。卒，子鞠陶立。卒，子公劉立。是公劉爲后稷之曾孫也。生民云：卽有郃家室。本紀云：舜封后稷于郃。公劉因封不改，故知公劉自郃而出也。公劉之篇，說公劉爲狄迫逐而徙居。經云：度其夕陽。豳居允荒。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，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。漢書地理志云：右扶風郃邑縣有豳鄉。詩公劉所邑，是漢時屬扶風郃邑也。言自郃而出者，杜預云：豳在新平漆縣東北。郃今始平武功縣所治，釐城是也。郃近而豳遠，從內出外，故言出。○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，竄於此地。猶修后稷之業，勤恤愛民，民咸歸之。而國成焉。○正義曰：國語云：昔我先世后稷，以服事虞夏。及夏之衰，弃稷弗務，我先王不窋，用失其官，而自竄於戎狄之間。韋昭云：豳西近戎，北近狄。周本紀亦云：不窋奔戎狄之間。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，案此公劉之篇，說公劉遷豳事，皆詳悉。自郃徙豳。

必從公劉始矣。蓋不窋之時。已窋闕地。尙往來部國。至公劉而盡以邠民遷之也。本紀云。公劉卒。子慶節立。國於豳。是也。定國於豳。自公劉始也。韋昭注國語。以爲不窋當大康之時。公劉乃不窋之孫。不應亦當大康之世。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。周語止云夏之衰也。不言始衰之主。書序云大康失邦。則夏后之衰。自大康爲始。故繫大康言之。其實公劉適豳。不當大康之世。鄭據外傳之文。取不窋之事以爲說耳。本紀云。公劉雖在戎狄間。復修后稷之業。民賴其慶。百姓懷之。周道之興。自此始也。又公劉之篇。具述公劉居豳愛民之事。是民歸之而成國也。○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。原隰之野。○正義曰。禹貢雍州云。荆岐既旅。原隰展績。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。大王始入。居岐之陽。明豳在岐山之北。公劉之篇。說公劉居豳。度其原隰以治田。是豳居原隰之野。○至商之末世。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。民又歸之。○正義曰。詩綿傳。及書傳略說。皆有其事。○公劉之出。大王之入。雖有其異。由有事難之。故皆能守后稷之教。不失其德。○正義曰。本紀云。公劉復修后稷之業。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。是皆能守后稷之教。不失其德也。旱麓序云。周之先祖。世修后稷。公劉之業。而鄭獨言公劉大王者。以周公之作七月。主意於此二人。故特言之。○成王之時。周公避流言之難。出居東都二年。○正義曰。金縢云。武王既喪。管叔及其羣弟。流言於國曰。公將不利於孺子。周公乃告二公曰。我之弗辟。無以告我先王。周公居東二年。則罪人斯得。是周公避流言之難。出居東都二年也。金縢直云居東。不言東都。周公避居。固當不出畿內。自然在東都。於時實未爲都。而云都。據後營洛而言之耳。周公在東。實出入三年。言二年。順金縢之成文。○思公劉大王居豳之職。憂念民事至苦之功。以比序已志。○正義曰。此釋作七月之意也。以公劉遭夏人之亂。大王有戎狄之難。或出或入。其居豳之時。教民以蠶農爲務。使衣食充足。憂念民事。有至苦之功。一由其積德勤民。子孫卒成王業。周公既出居東都。恐王業毀壞。亦憂念民事。庶成周道。其意與公劉大王之志同。不得自言己身憂國之心矣。無以發明已志。故作七月之詩。仰陳公劉大王。以比己身序已志。知周公之作七月。其意必如此者。以序云周公遭變。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。致王業之艱難。言遭變。是遭流言乃作也。襄二十九年左傳。季札見歌豳。曰。美哉。樂而不淫。其周公之東乎。明在東都作之也。七月之詩。非刺成王。非美成王。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。則是思念先公。用以比序已志也。本詩周公所作。大師題之曰豳。明其然矣。而先公在豳。凡經十世。知唯念公劉大王者。以公劉初居豳之主。大王終去豳之君。俱是先公之後。皆有事難之故。周公身遭事難。追念處豳先君。明是念其後者。故知周公所念。念此二人。若然。大王既遭事難。能守后稷之教。乃在居岐之後。周公思居豳之事。知其亦念大王者。縣篇說大王之德云。民之初生。自土沮漆。言居豳之時。得民之意。民戀其

德。故與俱遷。明知思念幽事，其意亦及大王也。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。此句說其作詩之意。欲明七月之作。在此二年之中。因尙書有二年之文。故言之耳。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。何則。序云周公遭變卽作。不應坐度二年。方始爲詩。七月之作。當是初出之年也。○後成王迎之。反之。攝政致太平。其出入也。一德不回。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。大師大述其志。主意於幽公之事。故別其詩。以爲幽國變風焉。○正義曰。金縢云。惟朕小子其新逆。是成王迎而反之。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。其出。攝王政也。常守專一之德。不有回邪。純似公劉大王之所爲也。周公作詩之時。有自比二人之意。及其終得攝王政。其事又純似之。此詩用於樂官。當立題目。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。以此七月詩。主意於幽公之事。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。而以爲幽國之變風焉。此乃遠論幽公爲諸侯之政。周公陳之。欲以比序已志。不美王業之本。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。又非刺美成王。不得入成王之正雅。周公王朝卿士。不得專名一國。進退既無所繫。因其上陳幽公。故爲幽之變風。若所陳本非幽事。無由得繫於幽。周公事若不似。於理亦不可繫。此詩追述幽公。事又相似。故繫之爲宜也。春官篇章云。吹簫以歌幽詩。則周制之前。已繫幽矣。謂之變者。以其變風變雅。各述時之善惡。七月陳幽公之政。東山以下。主述周公之德。正是變詩美者。故亦謂之變風。公劉亦陳幽事。不繫幽者。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。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。主者意爲雅。不得列爲風也。鴟鴞以下。不陳幽事。亦繫幽者。以七月是周公之事。旣爲幽風。鴟鴞以下。亦是周公之事。尊周公使專一國。故并爲幽風。故鄭志張逸問。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。宜在雅。今在風何。答曰。以周公專爲一國。上冠先公之業。亦爲優矣。所以在風下。次於雅前。在於雅分。周公不得專之。逸言詠周公之德者。據鴟鴞以下發問也。鄭言上冠先公之業。謂以七月冠諸篇也。以先公之業。冠周公之詩。故周公之德。繫先公之業。於是周公爲優矣。次之風後雅前者。言周公德高於諸侯。事同於王政。處諸國之後。不與諸國爲倫。次之小雅之前。言其近堪爲雅。使周公專有此善也。此幽詩七篇。七月。鴟鴞。是出居時作。其餘多在入攝政後。鄭以爲周公避居之初。是武王崩後三年。成王年十三也。居東二年。罪人斯得。成王年十四也。迎周公反而居攝。成王年十五也。七年致政。成王年二十一也。故金縢注云。文王十五生武王。九十七而終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。於文王受命爲七年。後六年伐紂。後二年有疾。疾瘳。後二年崩。崩時年九十三矣。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。五年秋。反而居攝。四年作康誥。五年作召誥。七年作洛誥。伐紂至此。十六年也。作康誥時。成王年十八。洛誥時。年二十一也。卽政時。年二十二也。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。是鄭辨武王崩。及周公出入之事。知然者。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。文王十三生伯邑考。十五生武王。則武王之年。少於文王十四歲。文王世子云。文王九十七而終。武王

九十三而終。武王既少，文王十四歲。文王九十七而崩。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。書傳云：文王受命七年而崩。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。尙書序云：「十有一年。」武王伐殷，作泰誓。案經泰誓上篇，說武王觀兵時事。是受命十一年。泰誓下篇云：「還歸二年，而後伐紂。」是伐紂之時，受命十三年也。文王崩，至十三年始伐紂。是崩後六年也。金縢云：「武王既克商二年，王有疾弗豫，是伐紂後二年有疾。」從文王之崩，至武王有疾，積八年矣。文王崩時，武王已八十三矣。至此則九十一也。武王九十三而崩。故知癸後二年崩也。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，禮、君薨，百官總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。定四年左氏云：「周公爲太宰以右王室。」周公既爲太宰，武王初崩，摠攝王政，自是常事。管蔡不應流言，成王不應致疑。明是三年喪畢，周公不授王政。故流言耳。按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，則崩後一年十二月葬而練。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。崩後三年，管蔡乃流言也。金縢云：「管叔及其羣弟，乃流言於國。」周公乃告二公曰：「我之不辟，無以告我先王。」是周公於流言之年，避位而出。是武王崩後三年也。金縢又云：「周公居東二年，罪人斯得。」注云：「罪人，周公之屬與知攝者。」周公出皆奔。二年，盡爲成王所得。言三年者，并數出年。是崩後四年也。又曰：「於後公乃爲詩。」注云：「於二年後也。」上既言二年，又別言於後，明是二年之後也。又曰：「秋大熟未穫。」注云：「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。」明年秋也。此秋文承於後之下。於後既是二年之後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。謂居東二年。武王崩後五年也。金縢云：「秋大熟未穫。」之下卽云：「惟朕小子其新逆。」是周公卽以其年反也。周公將攝，出避流言。今成王自新迎之，明其反卽居攝。武王崩後五年，卽是攝政之元年。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，建侯衛。五年營成周。七年致政成王。言建侯衛，是封衛侯。康誥論封衛之事，是四年作康誥也。召誥論營洛邑成周之事，是五年作召誥也。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，是七年作洛誥也。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，作洛誥時二十一。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，所以知者，書傳略說云：「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。」孟侯者，於四方諸來朝，迎於郊。注云：「孟，迎也。」按康誥經云：「王若曰孟侯，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。」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，建侯衛。據孟侯之文，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。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。逆而推之，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。周公出年十三。武王崩年十歲。計文王崩後十年，武王始崩。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。由此而驗之，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，周公初出居東二年。十四之時，罪人斯得。十五年之時，反而居攝也。此諸言居東二年，思公劉太王，以比序已志。則七月之作，在出居二年之中。不知其作之在何年，當在鷗鷖之前。鷗鷖之作，則在居東三年。金縢云：「居東二年，罪人斯得。」子後公乃爲詩以貽王。名之曰鷗鷖。既言二年，別言於後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，則上文居東二年，并初出之年爲二年。作詩之時爲三年。是周公居東三年。成王十五年之時作鷗鷖也。伐柯序云：「刺朝廷之不知。」言刺朝廷，則是刺

羣臣不刺成王。宜在雷雨大風之後。啓金縢之前。知者。若在雷雨大風之前。則王與羣臣。悉皆未悟。不得獨刺羣臣。若啓金縢之後。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。故伐柯箋云。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。一故迎周公。而朝廷羣臣。猶惑於管蔡之言。不知周公之聖德。疑於成王迎之。是以刺之。是鄭以伐柯爲既得雷雨之後金縢之前作也。九罭序。與伐柯序。同刺朝廷之不知。首章言王欲迎周公。二章以下。說迎之事。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。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。二年克殷。三年踐奄。多方云。惟五月丁亥。王來自奄。注云。奄國在淮夷之傍。周公居攝之時亦叛。王與周公征之。三年滅之。自此而來歸。然則周公之歸。在攝政三年。東山勞歸士之時。經云。自我不見。于今三年。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。其年則東征。三年而後歸。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。若然。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。必是秋冬遣兵。而東山經云。倉庚于飛。熠熠其羽。箋云。倉庚仲春而鳴。嫁娶之候也。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。禮秋冬行。而云新合昏者。周公悅勞歸士。言其新昏也。非是六軍之「事」皆新昏。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爲昏。猶是新昏。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爲昏也。破斧經稱東征。則是征時之事。其作必是東山之前。未知定是何年。狼跋序云。美周公也。美不失其聖。經云公孫碩膚。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。案書序云。召公爲保。周公爲師。相成王爲左右。周公致政之後。留爲大師。是狼跋之作。在致政之後也。計此七篇之作。七月在先。鴟鵂次之。今鴟鵂次於七月。得其序矣。伐柯九罭。與鴟鵂同年。東山之作。在破斧之後。當於鴟鵂之下。次伐柯。九罭。破斧。東山。然後終以狼跋。今皆顛倒不次者。張融以爲簡札誤編。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。鄭所不說。未可明言。毛氏之意。傳訓不明。唯鴟鵂傳曰。寧亡二子。不可毀我周室。二子謂管蔡。以爲鴟鵂之詩爲管蔡而作。然則毛解金縢之文。其意皆異於鄭。金縢云。武王既喪。管叔及其羣弟。流言於國。周公乃告二公曰。我之不辟。無以告我先王。周公居東二年。罪人斯得。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。名之曰鴟鵂。毛以鴟鵂爲管蔡而作。則罪人斯得爲得管蔡。周公居東爲東征也。居東二年。既爲征伐。則我之不辟當訓辟。爲法謂以法誅之。如是。則毛氏之說。周公無遷居之事矣。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。爲是喪中卽攝。爲在除喪之後。此不明耳。王肅之說。祖述毛氏。傳意或如肅言。王肅金縢注云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。九十七而終。時受命九年。武王八十三矣。十三年伐紂。明年有疾。時年八十八矣。九十三而崩。以冬十二月。其明年稱元年。周公攝政。遭流言。作大誥。而東征。二年克殷。殺管蔡。三年而歸。制禮作樂。出入四年。至六年而成。七年營洛邑。作康誥。召誥。洛誥。致政成王。然則文王崩之年。成王已三歲。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。武王崩時。成王已十三。周公攝政七年致政。成王年二十。肅意所以然者。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。又古文尙書武成篇云。我文考文王。克成厥勳。誕膺天命。以撫方夏。惟九年大統未集。孔安國據此文。以爲文王

受命九年而崩。其後劉歆、班固、賈逵，皆亦同之。肅雖不見古文，以其先儒之言，必有所出。本從先儒，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。依大戴禮，武王之年，少文王十四歲，故亦同鄭爲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。受命九年，武王八十三，故至十三年伐紂。武王八十七也。金縢云，武王既克殷，二年有疾者，并數伐紂之年，與疾年共爲二年，故云伐紂明年有疾。時武王八十八也。禮記云，武王九十三而終，是爲伐紂後六年而崩也。金縢云，武王既喪，卽云管蔡流言，周公居東，則是武王崩之後，管蔡卽流言，周公卽東征也。又書序云，武王崩，三監及淮夷叛，周公相成王，將黜殷命，作大誥，言武王崩，三監叛，明武王崩後卽叛，周公卽征可知。故以爲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，周公攝政，三年而歸，明堂位，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，制禮作樂，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，至六年而成也。東征實三年。金縢言二年者，王肅於彼注云，或曰詩序三年而歸，此言居東二年，其錯何也？曰，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，詩言其致政之年也。知營洛邑作康誥，言諸皆在七年者，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，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，明此二篇同是皆七年作也。肅又云，然則文王崩之年，成王已三歲，致政時年二十，所以知者，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，明是二十成人，故致之耳。致政之時，成王年二十，逆而推之，攝政元年十四，武王崩年十三，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，是文王崩之年，成王已三歲也。由此而驗之，則武王崩之明年，成王年十四，其年周公攝政，管蔡流言，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，所以作七月者，王肅之意，以爲周公以公劉太王，能憂念民事，成此王業，今管蔡流言，將絕王室，故陳邠公之德，言已攝政之意，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。左傳季札見歌邠，曰，其周公之東乎，則至東居乃作也。居東二年，既得管蔡，乃作鴟鳴，三年而歸，大夫美之，而作東山也。大夫既美周公來歸，喜見天下平定，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，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，而作破斧，伐柯，九罭也，伐柯序云，刺朝廷之不知，王肅云，朝廷斥成王也。肅又云，或曰，東山既歸之詩，而朝廷不知，猶在下，何曰同時之作，破斧惡四國，而其辭曰，周公東征，四國是皇，猶追而刺之，所以極美周公，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，故編東山於前也。狼跋美周公，遠則四國流言，近則成王不知，進退有難，而不失其聖，當是三年歸後，天下太平，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。最在後作，故以爲終。此則王肅義耳，未知傳意，必然以否？其讖緯史傳，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，又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，五年營成周，及天子十

八稱孟侯，此等皆肅所不信。

七月陳王業也。周公遭變，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。

○周公遭變者。管蔡流言。辟居東都。
○王業。于況反。又如字。下同。

〔疏〕

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。○正義曰。作七月詩者。陳先公之風化是王業之基業也。毛以爲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。舉兵而東伐之。憂此王業之將墮。故陳后稷及居幽地之先公。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

事。先公遭難。乃能勤行風化。已今遭難。亦欲勤修德教。所以陳此先公之事。將以比序已志。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。此詩主意於幽之事。則所陳者。處幽地之先公。公劉大王之等耳。不陳后稷之教。今轉言后稷者。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。故以后稷冠之。艱亦難也。但古人之語字重耳。無逸亦云。不知稼穡之艱難。與此同也。鄭以爲周公遭流言之變。避居東都。非征伐耳。其文義則同。○箋周公至東都。○正義曰。變者。改常之名。周公欲攝。管蔡毀之。是於攝事變改也。金縢云。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。公將不利於孺子。周公乃告二公曰。我不辟。我無以告我先王。卽云居東二年。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。流謂水流。造作虛語。使人傳之。如水之流然。故謂之流言。彼注云。管國名。叔字。封於管。羣弟。蔡叔。霍叔。武王崩。周公免喪服。意欲攝政。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。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。孺子。成王也。我今不避孺子而去。我先王以謙讓爲德。我反有欲位之謗。無「怨於」我先王。言愧無辭也。居東者。出處東國待罪。以須君之察。已是說避居之意也。周公避居東都。史傳更無其事。〔古者避。辟。扶亦反。譬。僻。皆同作辟字。而借聲爲義。鄭讀辟爲避。故爲此說。案鷗鶚之傳。言寧亡二子。則毛無避居之義。故毛讀辟爲「辟」。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幽。教民周備。使衣食充足。寒暑及時。民奉上教。知其早晚。各自勸勉。以勤事業。故同我婦子。饒彼南畝。及嗟我婦子。曰爲改歲。此述民人之志。非序先公號令之辭。首章陳人以衣食爲急。餘章廣而成之。計民之所用。食急於衣。宜先陳耕田之事。但耕種收斂。終年始畢。每事及時。然後能獲。則禦一年之飢。非時日之用。衣則不然。唯是寒月所須。又當及時營作。故蠶月條桑。八月載績。若此月不作。則寒時無衣。事之濟否。在此一月。偏急於衣。故首章上六句。先陳人以衣褐爲急。三之日以下五句。陳人以穀食爲急。故陳人耕種之事。人之爲衣。絲帛爲先。故二章言女功之始。養蠶之事。一章之中。而再言春日者。此章先言執簋養蠶。因論女心傷悲感物。但傷悲在蠶生之初。陳之於求桑之下。顛倒不順。故更本春日采桑。記傷悲之節。所以再言春日也。衣之所用。非絲卽麻。春旣養蠶。秋

當緝績。絲帛染爲玄黃。乃堪衣用。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。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。故四章陳女功取皮爲裘。以助布帛。冬月衣裳雖具。又當入室避寒。故五章言將寒有漸。閉塞宮室。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。乃說男女飲食之事。黍稷麻麥。男功之正。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。七章言男功之正。首章已言耕田之事。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。所以成首章也。衣食已具。卒章乃言備暑藏冰。飲酒相樂。皆是先公愛民之風教。周公陳之。以比序已志。言己之憂民憂國。心亦然也。民之大命。在溫與飽。八章所陳。皆論衣服飲食。首章以爲其揔要。餘章廣而成之。首章上六句。言寒當須衣。故二章三章。說養蠶績績衣服之事以充之。首章下五句。言耕稼飲食之始。故七章說治場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。論衣則舉須衣之時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。衣必寒時所須。故可舉寒爲戒。食則無一日而不須。不可言須食之時。諸衣言「裳」避寒之事。則引物記候。言飲食耕田之事。則不記時候。皆此意也。卒章說饗飲之禮。獨言九月肅霜者。饗飲之禮。必農隙乃爲。故言肅霜滌場。以見農功之畢。若其餘飲食。則不得記時。故六章七章。無記時之事。絲麻布帛。衣服之常。故蠶績爲女功之正。皮裘則其助。四章箋云。時寒宜助女功。言取皮爲裘。助女絲麻之功也。黍稷藏麥。飲食之常。故禾稼爲男功之正。菜果則其助。六章箋以饗奠及葵棗助男功。又云瓜瓠之畜。助養農夫。言取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。女功之助在四章。男功之助在六章者。二章三章。是女功之正。故四章爲女功之助。七章是男功之正。故六章爲男功之助。欲令男女之功。正助各自相近者也。女功之正。及秋而止。其助在成。「一冬之月」。事在正後。故在正後也。男功之正。冬初乃止。男功之助。在於夏秋。事在正前。故在正前也。又養蠶時節易過。恐失其時。殷勤言之。故二章三章。皆言養蠶之事。耕稼者一年之事。非時月之功。民必趨時。不假深戒。首章已言其始。七章略言其終。不復說其芟耨芸耕之事。故男功之正少。女功之正多也。絲麻之外。唯有皮裘。可衣者少。黍稷以外。果瓜之屬。可食者多。故男功之助多。女功之助少也。女功助在正後。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。男功正在助後。故七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。男功正後。猶有茅索之事。女功正後。不言有事。孟子稱冬至之後。女子相從夜績。則冬亦有績麻。但言不備耳。先公之教。急於衣食。四章之末。說田獵習戎。卒章之初。說藏冰禦暑。非衣食之事而書之者。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。閑於政事。然後饗燕。卒章說飲酒之事。得其次也。毛鄭注雖小有異。文意則同。

七月流火九月授衣

火。大火也。流、下也。九月霜始降。婦功成。可以授冬衣矣。箋云。大火者。寒暑之候也。火星中而寒暑退。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。

一之日噉發「二之日栗烈」無衣無褐何以卒歲

一之日。十之餘也。一之日。周正月也。「噉發」風寒也。「二之日」殷正月也。栗烈。寒氣也。箋云。噉。毛布也。卒。終也。此二正之月。人之貴者無衣。賤者無褐。將何以終歲乎。是故八月則當績也。○噉音必。說文作畢。發音如字。栗烈並如字。說文作𦵏。𦵏音曷。

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

三之日。夏正月也。耜。土晚寒。于耜。始脩耒耜也。四之日。周四月也。民無不舉足而耕矣。饁。饋也。田峻。田大夫也。箋云。同猶俱也。喜。饁爲饁。饁。酒食也。耕者之婦子。俱以饁來。至於南畝之中。其見田大夫。又爲設酒食焉。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。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。餘章廣而成之。○耜音似。饁。炎輒反。野饋也。字林。于劫反。峻音俊。喜。王申毛如字。鄭作饁。尺志反。下同。夏。月雅反。下染夏夏小正同。晚寒如字。謂晚節而氣寒也。饋。其愧反。饁。式亮反。又爲。于僞反。

〔疏〕

七月至至喜。○毛以爲周公云。先公教民周備。民奉上命。於七月之中。有四流者。是火之星也。知是將寒之漸至。九月之中。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。九月之中。若不授冬衣。則一之日有噉發之寒風。二之日有栗

烈之寒氣。此二日者。大寒之時。人之貴者無衣。賤者無褐。何以終其歲乎。故至八月。則當績也。又幽人從君之教。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。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。俱時我耕者之婦子。奉饁食饁彼南畝之中耕作者。田峻來至。見其勤農事。則歡喜也。幽公憂念民事。教之若此。周公言已憂民亦與之同。故陳之也。○鄭唯田峻至喜。言田峻來至。農夫爲設酒食爲異。餘同。○傳火大火至冬衣矣。○正義曰。春秋昭十七年。有星孛於大辰。公羊傳曰。大辰者何。大火也。哀十一年左傳曰。火伏而後蟄者畢。今火猶西流。司歷過也。謂火下爲流。故云流下。言六月昏見而中。則流下也。可以授冬衣者。謂衣成而授之。○箋火大火至所在。○正義曰。昭三年左傳。張趯曰。

火星中而寒暑退。服虔云。火、大火心也。季冬十二月平旦。正中在南方。大「寒季」夏六月黃昏。火星中。大暑退。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。知此兩月昏旦。火星中者。月令季夏。昏火星中。六月既昏中。以衝反之。故十二月旦而中也。若然。六月之昏。火星始中。堯典云。日永星火。以正仲夏。注云。司馬之職。治南岳之事。得則夏氣和。夏至之氣。昏火星中。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。[莫]志孫皓問。月令夏季火星中。前受東方之「體」。盡以爲火星季夏中。心也。不知夏至中星名。答曰。日永星火。此謂大火也。大火次名。東方之次。有壽星。大火。析木三者。大火爲中。故尙書云。舉中以言焉。又每三十度有奇。非特一宿者也。季夏中火。猶謂指心火也。如此言中。則日永星火。謂大火之次。非心星也。堯典四時言中星者。春夏交舉其次。言星鳥星火。秋冬舉其宿。言星虛星昴。故注云。星鳥。鶉火之方。星火。大火之屬。虛。玄武中虛宿也。昴。白虎中宿也。其東方南方皆三次。鶉火大火居其中。西方北方俱七宿。虛星昴星居其中。每時揔舉一方。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。其實仲夏之月。大火之次。亦未中也。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。與此火之心星別。○傳一之至寒氣○正義曰。一之日。二之日。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。故傳辨之。言一之日者。乃是十分之餘。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。更有餘月。還以一二紀之也。既解一二之意。又復指斥其一之日。周之正月。謂建子之月也。二之日者。殷之正月。謂建丑之月也。下傳曰。三之日。夏之正月。謂建寅之月也。正朔三而改之。既言三正事終。更復從周爲說。故言四之日。周之四月。卽是夏之二月。建卯之月也。此篇說文。自立一體。從夏之十一月。至夏之二月。皆以數配日而言之。從夏之四月。至於十月。皆以數配月而稱之。唯夏之三月。特異常例。下云春日遲遲。蠶月條桑。皆是建辰之月。而或日或月。不以數配。參差不同者。蓋以日月相對。日陽月陰。陽則生物。陰則成物。建子之月。純陰已過。陽氣初動。物以牙蘗將生。故以日稱之。建巳之月。純陽用事。陰氣已萌。物有秀實成者。故以月稱之。夏之三月。當陰陽之中。處生成之際。物生已極。不可以同前。不得言五之日。物既未成。不可以類後。不得稱三月。故日月並言。而不以數配。見其異於上下。四章箋云。物成自秀妻始。明以物成。故稱月也。稱月者由其物成。知稱日由其物生也。若然。一之日。二之日。言十之餘。則可矣。而三之日四之日者。乃是正月二月。十數之初始。不以爲一二。而謂之三。四者。作者理有不通。辭無所寄。若云一月二月。則羣生物未成。更言一之二之。則與前無別。以其俱是陽月。物皆未成。故因乘上數謂之三。四。明其氣相類也。春秋元命苞曰。周人以十一月爲正。殷人以十二月爲正。夏人以十三月爲正。建寅之月。乃是十月之初。亦乘上以爲十三。與此同也。四月云。冬日烈烈。飄風發發。以發是風。故知烈是氣。故以發發爲寒風。栗烈爲寒氣。仲冬之月。待風乃寒。

季冬之月。無風亦寒。故異其文。○箋揭毛至當續。○正義曰。毛布。用毛爲布。今夷狄作褐。皆織毛爲之。賤者所服。卒、終、釋詁文。言此二正之月。大寒之時。無衣無褐。不可終歲。是故八月則當續。一衣絲。蠶爲重。箋不云蠶月則當蠶。而言八月則當續者。以此章先言流火。則是已見火流。於時蠶事已過。唯續可以當之。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。故不以蠶事屬此。○傳三之日至大夫。○正義曰。于訓於。三之日。於是始脩耒耜。月令季冬。命農計耦耕事。脩耒耜。具田器。孟春。天子躬耕帝籍。然則脩耒耜。當以孟春之月。○今言幽人以正月脩耒耜。二月始耕。故云幽土晚寒。鄭志答張逸云。晚溫亦晚寒。是寒晚溫亦晚。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。易鼎卦注云。無事曰趾。陳設曰足。對文則爲小異。散則趾足通名。訓趾爲足。耕以足推。故云無不舉足而耕。無不者。言其人人皆然也。饁、饋、釋詁文。孫炎曰。饁、野之餉。釋言云。畯、農夫也。孫炎曰。農夫。田官也。郭璞曰。今之耆耆是也。然則此官選後人主田。謂之田畯。與農之大夫。謂之農夫。以王者尤重農事。知其爵爲大夫也。案鄭注周禮載師云。六途餘地。自「三」百以外。天子使大夫治之。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。主其田農之事。以周禮無田畯正職。故直云田「畯」大夫。春官籥章。掌擊土鼓以樂田畯。鄭司農云。田畯。古之先教田之官者。但彼說祈年之祭。知其祭先教者。傳不解至喜之義。但毛無破字之理。不得以爲酒食。當謂田畯來至。見勤勞故喜樂耳。○箋喜讀至成之。○正義曰。箋以田畯至喜。文承饁彼之下。若是喜樂其事。便是喜其餉食。非復悅其勤勞。何當於饁彼之下而說田畯喜乎。饁既是食。明喜亦是食。故知喜讀爲饁。饁、酒食。釋訓文。李巡曰。得酒食則喜歡也。孫毓云。小民耕農。妻子相饁。雖有翼缺如賓之敬。大夫儼然銜命巡司。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廩。壘畝草間共飲食乎。鄙亦甚矣。而改易經字。殆非作者之本旨。斯不然矣。飲食之事。禮之所重。大夫之勸迎周公。籩豆有踐。鄭人之愛國。君欲授之以飧。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。說其爲設酒食。言民愛其吏耳。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。

七月流火九月授衣

箋云。將言女功之始。故又本「作」此。

春日載陽有鳴倉庚。女執懿筐。遵彼微行。爰求柔桑。

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

倉夷離黃也。懿筐。深筐也。微行。牆下徑也。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。箋云。載之言則也。陽、溫也。溫而倉夷又鳴。可驚之候也。柔桑。穉桑也。蠶始生宜穉桑。○離本又作驚作闕。同。力知反。穉。直吏反。本亦作稚。遲遲。舒緩也。繁。白蒿也。所以生蠶。祁祁。衆多也。傷悲。感事苦也。春女悲。秋士悲。感其物化也。殆。及。與也。幽公子躬率其民。同時出同時歸也。箋云。春女感陽氣而思男。秋士感陰氣而思女。是其物化所以悲也。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。女感事苦而生此志。是謂幽風。○祁。巨之反。一音上之反。殆音待。

〔疏〕

七月至同歸○毛以爲七月之中有流下者。火星也。民知將寒之候。九月之中。則可以授冬衣矣。又本其趨時養蠶。春日則以溫矣。又有鳴者。是倉庚之鳥也。於此之時。女人執持深筐。循彼微細之徑道。於是求柔穉之桑。以養新生之蠶。因言養蠶之時。女有傷悲之志。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。采繁以生蠶者。祁祁然而衆多。於是之時。女子之心。感蠶事之勞苦。又感時物之變化。皆傷悲思男。有欲嫁之志。時幽公之子。躬率其民。共適田野。此女人等。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。○鄭唯下句異。言始與幽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。餘同。○傳倉庚至以桑○正義曰。倉庚一名離黃。卽葛覃黃鳥是也。懿者深遠之言。故知懿筐深筐。行訓爲道也。步道謂之徑。微行爲牆下徑。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。孟子文。引之者。自明牆下之意。○傳遲遲至時歸○正義曰。遲遲者。日長而暄之意。故爲舒緩。計春秋漏刻。多少正等。而秋言淒淒。春言遲遲者。陰陽之氣。感人不同。張衡西京賦云。人在陽則舒。在陰則慘。然則人遇春暄。則四體舒泰。春覺晝景之稍長。謂日行遲緩。故以遲遲言之。及遇秋景。四體褊躁。不見日行急促。唯覺寒氣襲人。故以淒淒言之。淒淒是涼。遲遲非暄。二者觀文似同。本意實異也。釋草云。繁。繡蒿。孫炎曰。白蒿也。傳於采繁云繡蒿也。此云白蒿。變文以曉人也。今定本云。繡蒿也。白蒿所以生蠶。今人猶用之。傷悲感事苦。感養蠶之事苦。既感事苦。又感陽氣。故傳明其二感之意。春則女悲。秋則士悲。感其萬物之化。故所以悲也。因有女悲。遂解男悲。言男女之志同。而傷悲之節異也。釋詁云。胎。始也。說者皆以爲生始。然則胎始義同。故爲始也。及。與。釋詁文。諸侯之子稱公子。言與公子同歸。則公子時亦適野。故幽公之子身率其民也。王肅云。幽君既脩其政。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。○箋春女至幽風○正義曰。箋又申傳傷悲之意。女是陰也。男是陽也。秋冬爲陰。春物得陽而生。女則有陰而無陽。

春女感陽氣而思男。春夏爲陽。秋物得陰而成。男則有陽而無陰。故秋士感陰氣而思女。是由其萬物變化。故所以思見之而悲也。婦人謂嫁爲歸。經於傷悲之下。卽言與公子同歸。是說女之思嫁。不得爲公子率民。故易傳。以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。欲得嫁焉。雖貴賤有異。感氣則同。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。雖感陽氣使然。亦是感蠶事之苦而生此志。申傳感二事之意也。莊元年公羊傳。說築王姬之館云。於羣公子之舍。則以卑矣。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。此章所言。是謂幽國之風詩也。此言是幽風。六章云。是謂幽雅。卒章云。是謂幽頌者。春官箚章云。仲春晝擊土鼓。吹幽詩以迎暑。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。凡國祈年於田祖。吹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。國祭蜡則吹幽頌以息老物。以周禮用爲樂章。詩中必有其事。此詩題曰幽風。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。別言幽雅幽頌。則幽詩者是幽風可知。故箚章注云。此風也。而言詩。詩摠名也。是有幽風也。且七月爲國風之詩。自然幽詩是風矣。既知此篇兼有雅頌。則當以類辨之。風者諸侯之政教。凡繫水土之風氣。故謂之風。此章女心傷悲。乃是民之風俗。故知是謂幽風也。雅者正也。王者設教以正民。作酒養老。是人君之美政。故知穫稻爲酒。是幽雅也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。成功之事。男女之功俱畢。無復飢寒之憂。置酒稱慶。是功成之事。故知朋酒斯饗。萬壽無疆。是謂幽頌也。箚章之注。與此小殊。彼注云。幽詩謂七月也。七月言寒暑之事。迎氣歌之。歌其類。言寒暑之事。則首章流火燔黍之類是也。又云。幽雅者。亦七月也。七月又有穫稻釀酒。躋彼公堂。饁彼南畝之事。是亦歌其類也。則亦以首章爲幽雅也。又云。幽頌者。亦七月也。七月又有穫稻釀酒。躋彼公堂。饁彼南畝之事。是亦歌其類也。兼以穫稻釀酒。亦爲幽頌。皆與此異者。彼又觀箚章之文而爲說也。以其歌幽詩以迎寒暑。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。吹幽雅以樂田畯。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。吹幽頌以息老物。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。就彼爲說。故作兩解也。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。而此篇獨有三體者。周召陳王化之基。未有雅頌成功。故爲風也。鹿鳴陳燕勞「伐事」之事。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。雖是天子之政。未得功成道洽。故爲雅。天下太平。成功告神。然後謂之爲頌。然則始爲風。中爲雅。成爲頌。言其自始至成別。故爲三體。周公陳幽公之教。亦自始至成。述其政教之始。則爲幽風。述其政教之中。則爲幽雅。述其政教之成。則爲幽頌。故今一篇之內。備有風雅頌也。言此幽公之教。能使王業成功故也。

七月流火八月「萑」葦

藟爲萑。藟爲葦。豫畜萑葦。可以爲曲也。箋云。將言女功自始至成。故亦又本於此。
○萑。戶官反。葦。章鬼反。藟。五忠反。藟音加。畜本又作蓄。同。勑六反。下同。

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「猗彼女桑」

斨。方釜也。遠。枝遠也。揚。條揚也。角而束之曰猗。女桑。葦桑也。箋云。條桑枝落采其葉也。女桑。少枝長條。不枝落者。束而采之。○條。徒彫反。注條桑同。又如字。沈暢遙反。斨。七羊反。猗。於綺反。徐於宜反。釜。曲容反。說文云。斧空也。斨。徒兮反。

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

鵙。伯勞也。載績。絲事畢而麻事起矣。玄。黑而有赤也。朱。深纁也。陽。明也。祭服。玄衣纁裳。箋云。伯勞鳴。將寒之候也。五月則鳴。幽地晚寒。鳥物之候。從其氣焉。凡染者。春暴練。夏纁玄。秋染夏。爲公子裳。厚於其所貴者說也。○鵙。圭覓反。字林。工役反。纁。許云反。暴。蒲卜反。染。如琰反。

〔疏〕七月至于裳。正義曰。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。民知將寒之候。八月萑葦既成。豫畜之以擬蠶用。於養蠶之月。條其桑而采之。謂斬條於地。就地采之也。猗束彼女桑而采之。謂柔穠之桑不枝落者。以繩猗束而采之也。言民受先公之教。能勤蠶事也。蠶事既畢。又須績麻。七月中有鳴者。是鵙之鳥也。是將寒之候。八月之中。民始績麻。民又染纁。則染爲玄。則染爲黃。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。以此朱爲公子之裳也。績麻爲布。民自衣之。玄黃之色。施於祭服。朱則爲公子裳。皆是衣服之事。雜互言之也。○傳藟爲至爲曲。正義曰。釋草云。藟。藟。樊光云。莢初生。息理反。駢色。海濱曰藟。郭璞曰。似葦而小。又云。葦華。舍人曰。葦一名

〔華〕。樊光引詩云。彼茁者葦。郭璞曰。卽今蘆也。又云。葦。蘆。郭璞曰。葦也。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葦。長大爲蘆。成則名爲葦。初生爲葦。長大爲蘆。成則名爲葦。小大之異名。故云藟爲萑。葦爲葦。此對文耳。散則通矣。兼葦云。白露爲霜之時猶名葦。行葦云。敦彼行葦。夏時已名葦也。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。具曲植「筐筥」。注云。曲。薄也。植。植也。薄用葦葦爲之。下句言蠶事。則葦葦爲蠶之用。故云。豫畜萑葦。可以爲